

面对生命无常,我们需要严肃以待

天灾来临前,设施的准备、救灾的演练,依然是个一刻不能松懈的工作;在天灾到来时,救灾的动员、信息的透明,需要最为急迫的组织应对;天灾离去之后,灾后的平复、经验的总结,需要我们最为深刻的反思。

□光明

8月8日晚,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夜未眠。现在,伤亡人数正在更新,每次新闻弹出,我们又多么希望这个数字别再跳动。

8月8日21时19分,在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7.0级地震。消息一出,无数人的神经为之紧绷。当现场的画面传来,灾区的震后细节逐渐呈现,伤亡数字开始滚动,人们的心情逐渐沉重。我们既希望能得知灾区的更新消息,却又害怕出现令人心碎的一幕。人们的记忆仿佛又回到了9年前,同样在四川,汶川发生的那场天地同悲的强震。

这是个美丽的国家,但同样别忘记,很多地方会有这么一句

关于中国的介绍:“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。”同样在四川,同样在8月8日,凉山州普格县发生山洪自然灾害,截至当日18时,已造成24人死亡,1人失联;相隔一天,8月9日新疆博尔塔拉州精河县又发生6.6级地震,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。短短两天,数场灾害,这提醒着我们,“自然灾害最严重”并不是一句可以匆匆略过的套话,这是多少次的苦难、多少场的拯救所提炼出的沉重的历史经验。

地震发生于九寨沟,景区的诗情画意与灾后的遍地瓦砾,构成了鲜明反差,这加剧了我们认知上的痛感。人们兴高采烈地准备领略自然的壮观,却又毫无防备地见证了自然的严酷,在这样

庞大的力量面前,生命是如此无常。或许前一刻,我们正沉醉于生活的美好安稳;下一刻,又可能要对命运的跌宕起伏。

正因为生命无常,它才需要得到我们最严肃的对待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,向死而生。生命既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点,那就应当由此为逻辑起点,构建人类生的意义。具体到社会层面,我们未必需要如此悲观,但至少应当承认,生命本质是无常且脆弱的,有太多的强大力量、意外因素可能将其摧折。因此,也当由此为逻辑起点,构建起基础共识与社会秩序,赋予对生命最大的关切。

因此,在天灾来临前,设施的准备、救灾的演练,依然是个一刻不能松懈的工作;在天灾到来时,

救灾的动员、信息的透明,需要最为急迫的组织应对;天灾离去之后,灾后的平复、经验的总结,需要我们最为深刻的反思。我们时刻不能忘记“自然灾害最严重”的背景底色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他们理应得到最为细致的庇护,过上最为安稳的生活。

两千多年前的诗人屈原,曾经在《天问》里发问:“天命反侧,何罚何佑?”天命反复无常,何以有悲有喜?正因为风云难测,生命无常,我们需要一以贯之的态度来应对:生命,永远是人类关怀的首要考量。

祝福所有灾区的人们,请你们相信、也请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自勉:每一个生命,都将得到这个社会最为珍视的呵护。

@微言博议

@李伯:奉劝那些准备开车去九寨沟救援的朋友,不要去添堵添乱。那些道路,平时都很堵很险,现在又有灾情。有专业的救援队去,你们好好在家待着就是对灾区最大的支持。另外有些人,传播正能量就传播正能量,别打着救援灾区的旗号在自媒体上为自己的企业和商品打小广告,别用大卡车装几十件矿泉水,就组个车队还拉起横幅,横幅上写起某某企业名字就往灾区里面跑。

@扭腰村民:传销的主要手段“找下家”是一个后果特别恶劣的手段。它扭曲破坏了中国社会仅存的一点点信任,因为下家多是朋友甚至亲戚。传销必须靠欺骗,不然没人加入。这无疑使本来就缺乏的社会诚信更加弱化。

@王志安:对于格斗孤儿来说,最佳的解决方案是能够在附近的学校就近入学,这样,他们的训练和学习就可以最好地结合。但是,他们上学的想法被拒绝了。除此之外,对于一个将近40人规模的未成年群体,教育部门也可以因地制宜,帮他们建立起类似于少年体校的教育机构,不能因为是民办的俱乐部,就让这么多孩子长期游离于教育体系之外。

义务教育应该在保证孩子们选择自由的情况下,保证他们受教育的权利,面对这些长期失学的彝族孩子,成都市教育部门不能简单地一推了之,而大凉山的政府部门更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他们带走。回去,他们大概会重新失学。不要忘了,教育最本质的目标,是尊重。

“流量社会”

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,上半年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889亿G,同比增长136.8%。业内预计年底将超百亿G。工信部的统计显示,11.7亿移动互联网用户,6月份户均接入流量近1.6G,是2015年同期的4倍多;庞大流量规模催生多种新业态,撬动庞大就业市场……

专家分析认为,随着移动数据流量与生活的关联度越来越高,中国已全面步入“流量社会”。流量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便利,还催生着新业态甚至新产业,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发展。新华社发

全面步入“流量社会”



别以体检标准难为残疾人

□马涤明

近日,福建连江县残疾人教师林传华参加当地公办教师统招,总成绩第一,因身体残疾无法被录取。连江县教育局表示,此举是依照省教育厅颁布的体检标准来执行的。

有律师表示,福建省教育厅的规定与《残疾人保障法》的立法精神相抵触,属于职业歧视,是无效条款。但所谓“无效条款”,也只有理论意义,实际上,当前各地各种就业和人才引进活动中,都有类似的规定将残疾人挡在门外。前段时间曾有报道说,在深圳已经生活了近20年的盲人肖光庭,想通过人才引进政策入户深圳,但因体检不合格,一直无法落户。

教育部门拒录林传华,是因为他身体残疾。然而,他已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6年,是一家私立中学的物理教师,并担任班主任等职务。这些年来,他所带班级物理成绩名列前茅,其本人还获得过“优秀教师”称号。这说明,林传华对教师职业是完全胜任的。这次参加教师统考总成绩第一,更证明他的业务能力不输他人。难道在民营企业担任,在公立学校就“不胜任”了?

公职岗位招聘中,若严格按照现行的体检标准要求的话,实际上就是将所有的残疾人排除在外。那么,这样的“体检标准”的确涉嫌歧视残疾人。

在这个问题上,残联等相关机构应为残疾人做主,提请政府法制部门对“体检标准”的合法性进行审查。我建议,当前对残疾人的就业歧视严重的情况下,国家应出台残疾人公益诉讼制度,以有效保障这个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。

北大清华,在何种意义上是全国人民的?

公立大学的公共性并不等于资源共享。然而,对名校游乐此不疲,深层次上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;要求名校更开放,根本上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焦虑。

□任民

你见过凌晨四点钟的北大吗?天没擦亮就人头攒动,集结的不是学子,而是等着参观的游客。酷暑炎炎,北大清华又成了游览胜地。然而,一种相聚,两种焦虑:游客不排队进不去,学校则不得不动用更多的管理力量。

看名校,考名校,参观者中最多的是带着小孩子来的家长,背后折射的是普遍的名校情结。从体验教育的角度看,一次成功的体验,可能胜过十次无效的说教。通过带孩子感受名校风采,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斗志,这与其说是名校迷信,不如说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心理需求,是人之常情,也无可厚非。

无奈与一些国外大学城相

比,国内不少高校空间承载力弱,况且暑期还有不少师生在校工作学习,校园心有余而力不足,只能有限开放。比如北大,团队进校只能预约,个人只能排队进入。如此一来,就有人做起黄牛生意,更有甚者,试图躲进快递车“偷渡”进校。而即便限流,游客每每破坏校园环境,挤压正常的生活秩序,也让校方很是头疼。就像每年武汉大学樱花节,总是因人满为患成了“樱花劫”,武大不得不开辟专用通道,防止学生上课迟到。

优质资源永远稀缺,这是公理,无论升学还是参观,名校校门总比市场的需求要大。学校有苦衷,游客则有怨气:“凭什么不让自由进?!北大清华可是全国人民的。”确实,作为“举国之力”举

办的高校,它们的教育经费主要来自财政开支,最终由纳税人买单。但是,公立大学的公共性并不等于资源共享。正如一条政府投资的高速公路也是公有,为什么选择收费依然理性?答案不难理解,为了更有效地使用资源。

大学何为?培养人才为上,输出知识为重,这也是名校被仰视的根本原因。一旦基本的教学研究秩序得不到保证,对于全社会来说,就会因共享而变得不经济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当人们说“北大清华是全国人民的”时,应指向的不是共享未名湖与清华荷塘,而是教育机会向普通人敞开以及知识产出的普惠。充分保障师生有足够空间学习科研,似乎正是全社会共享大学知识产出与心灵产值的对价。反过来说,

大学校门有限的开放,并不影响科研成果与大学精神向全社会充分释放。社会也不可能一边推崇提升大学的办学自主权,一边却拒绝大学自主选择校门开多大。

当然也要看到,对名校游乐此不疲,深层次上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;要求名校更开放,根本上是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需求。读懂需求背后的需求,方能找到拓宽名校大门的钥匙。一方面,进一步在教育均等化上发力,做大优质教育资源时不我待;另一方面,也需要名校能够进一步发挥网络公开课的功效,让没有围墙的校园能够为社会共享。比起有形的校园,这样的共享取得更容易时,名校的大门是否游客拓宽,反而变得很次要。